

津
味
小
说

赌者

肖克凡
著



作
者
版
社

津味小说

赌者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赌者：津味小说/肖克凡著．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01.1
ISBN 7-5014-2370-9

I. 赌… II. 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N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2951 号

赌 者

著 者：肖克凡
责任编辑：张 蓉
封面设计：张晓光
责任印制：李连生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 电话：67633344 转
社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：100078
印 刷：北京工大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字 数：324 千字
印 张：14.125
版 次：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7-5014-2370-9/I·972
印 数：0001-4000 册
定 价：2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，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敬同乡肖克凡

林 希

有一支歌唱过：“同饮一江水”，由是，人们就相亲相爱；但，同饮一河水，情感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天津卫有九条大河，有河就有霸，每条大河上还有好多好多的码头，如是，在天津卫，人际关系就紧张了。天津人表面上热乎，张爷，王爷怎么都行：“有嘛事找我，咱哥们儿给你拨闾。”真有了什么事，还别说是人命官司，就是今天晚上你过不去了，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“扛刀”了，天津人说是揭不开锅了，走投无路之时，你想起了那个曾经答应为你拨闾的哥们儿，舍下一张脸皮，你找到门上，也不想借多少银子，就是吃顿蹭饭。你猜怎么着？走进门来，才十一点，人家爷早叨着牙签迎出来了：“唉呀，今天饭早，才十点，一只大鸭子就送来了，等哥们儿来一块吃吧，又怕凉了，得，我一个人就把这一只鸭子吞了，哦，连晚上饭都不想吃了。”

何以饮江水，饮“厚”了；喝河水，又把入喝“薄”了呢？

混在河边，不容易。就说启船，潮起潮落，一说启船，千舟万舸竟不相让，晚半个时辰，潮落了，这一天，就把你困在河边儿上了。怎么办？别含糊，撑起篙来，你就往河道上挤，谁挡了你的道，你就拿船头往外挤它，谁头一个出海，谁就能赶上头一个渔汛，晚出来一步，黄花鱼过去了，你就光捞小虾米吧。

我和肖克凡，同饮一河水，我们两个人不抢河道。潮来了，肖克凡说“林爷，您先撑一篙。”我当然不能和同乡争河道，便避

在一旁，对肖克凡说：“克凡仁弟，你不先撑，我绝不离岸。”就这么着，我们两个人在河边儿让了大半天，等人家都满仓而归了，我们两个还在河边儿上相互谦让呢。

肖克凡不是不知道这天津卫的秉性，其实肖克凡是想和林希老儿一起蹲在船帮上，冷眼看一看红尘世界潮起潮落时的万千气象；自然，我看明白的地方，没告诉肖克凡，肖克凡看明白的地方，也跟我玩猫腻。多少年之后，在我开始写天津市井万象的时候，才写到兴头上，冷眼一扫，天爷爷，身边站出来一个肖克凡，不厚道，哗哗地写，我写嘛，他写嘛，江湖黑话：“叫板。”得，肖老弟，您来。

果然肖克凡出手不凡，换句规范话语，他写天津卫的市井人生，一步到位，即写出了老天津卫的世态炎凉，也写出了新一代天津人的生存搏斗；肖克凡写天津的许多小说，常常会带给你巨大的震撼，那种几乎是使人崩溃的生存境地，那种无望的挣扎，而最后也只是在一种渺茫的希冀之中，肖克凡将读者带进到更深刻的思考。

肖克凡，天津娃娃，天津孩子会打架，会起哄架秧，天津娃娃不会解析人生，从来也没有人解剖过一只麻雀。何以肖克凡就把一个天津卫写得如此入木三分？道理说不清楚，只是我在一旁观察，肖克凡，真人不露相，此人内秀，有悟性，表面看上去，身高一米有八，身着戎装，俨然一员冲锋陷阵的虎将。背水之时，看上去他更像一个铤而走险的狂徒。但都不是，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作家。他看人，由人及己，再由己及人，他看事，由表及里，再由里及表。你看人是平面，他看人是立体；你看事是立体，他看事是万花筒。而且，肖克凡自幼生活在底层，参加工作之后，又常忝陪高官末座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他都见过，甚至经历过。你说说这等人不写小说，岂不冤枉了也哉！

敬同乡肖克凡

最最难得，肖克凡内秀。他不是学院派作家，但他对杂学修养极深，有谁能把样板戏从头背通本？肖君克凡。上至莎士比亚，下至跃进诗人，肖克凡都能背下他们的一些“名篇”，“名句”。有一次，我写作，忽然有一句“名言”想不起来了，立即打电话给肖克凡，肖克凡想也没想，当即就在电话里唱起来了：“八年来，你年纪小……”还问我：“下面是鼓点，要不要了？”你说，凭着这点灵性，肖克凡写小说，才真是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了呢。

肖克凡写天津人的生存状态，写天津人的文化背景，更写天津人的精神面貌；肖克凡写了天津人生的抗衡，更写了天津人活的无奈。肖克凡在天津市井人生的风景线上所展开的正就是文学的永恒命题，而这一命题所含蕴着的，更就是对于全人类最大的生存关怀。读肖克凡的小说，常常令你捧腹，可笑的是，人类于最后的无奈中竟然会爆发出如此的机敏；读肖克凡的小说，又常常会让你潸然泪下，令人感动的是，人们在如此艰难的世界，上，原来心灵深处闪烁着这样美好的情感火花。

肖克凡出版了好几个小说集，但我都觉得没有包容下他的主要代表作，这次群众出版社慧眼独具，为肖克凡编辑、出版了他最富特色的小说作品，我想这部小说集一定会得到读者的喜爱。肖克凡嘱我为他的小说集作序，我自知才疏学浅，从来不敢为他人的作品集作序，如今同乡找到头上来了，我一改天津人的旧习，朋友找上门来，明知自己人微言轻，豁下一张老面皮，自不量力地也就像是那么回事地写起序言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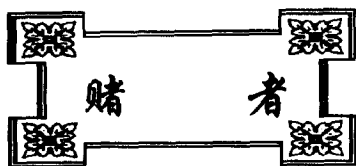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序言，不外是想向读者介绍一位当今中国文坛重要的小说家。

何许人也？

肖克凡，敬同乡。



赌者	1
天津大雪	76
天津娃娃	114
天津俗人	171
穷学	227
天津少爷	301
津门小说三题	352
天津赌事	368
水铺轶事	382
独弦操	396
寻找穴位	404
天津货色	414



1

说起天津的来历,最初只是宋辽对峙的地界。海河两岸,河北属于极善骑射的契丹人,河南是弱宋。有人在河边种了两畦水萝卜,至今也没成为化石。河水悠悠改朝换代,到了大明,始称直沽寨。一群操着安徽凤阳口音的将士驻扎此地,开创“军民共建”之先河。洪武皇帝驾崩,燕王朱棣渡过三叉河口挥师南下,攻陷南京硬从侄子惠帝屁股底下抢得皇位,成为一代天子。天子既然在此渡河,就赐名“天津”,以示皇恩浩荡。明成祖迁都北京,天津就成了北京的传达室。

开埠以来,“庚子之乱”天津又被八国联军的“督统衙门”逼着拆了城墙,越发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。庚子事变其实洋人也攻下北京,然而京师王气犹存,依然京师。咫尺之间,天津则大不相同——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,杂八凑儿。城市枕河而建,随弯儿就弯儿,压根儿就没个正形。五黄六月遥望津门一派泽国,仿佛万物全都漂在水上。于是天津人成了水畔一族,最为忌讳的一词当属“王八”。

天津人没正形,主要是受河的影响。天津的海河七扭八歪,好像王母娘娘扔在人间的一条裹脚布。你看,海河在东浮桥一带,两岸还被称为河南河北,眨眼之间流到大直沽,就变成河东河西了。天津这块码头,毫无规矩而言。路不分南北,道不辨西

东,总让人觉得万事万物都没个准稿子。南来北往,九河归一,天津大码头只落得一个“杂”字。人杂,物杂,口音杂,祖宗也就杂了。有人说天津人的老祖乃是《西游记》里叱咤的父亲——陈塘关总兵李靖;也有人说天津的开发者本是一船来自福建的伙居道士;还有人说天津最早的人烟乃是引海水熬卤煮盐的灶户……说法种种,不足为训。总之,天津人很难找到祖宗,天津城也就堪称一锅大杂烩。南甜北咸东辣西酸,味道俱全。

李鸿章督直的时候,总往这锅大杂烩里添汤。说是改良。今儿在紫竹林办一所海军驾驶学校,明儿在海光寺建一座机器制造局。李大人是好意。可这汤添来添去的,往往事与愿违——弄得锅里的味道越来越杂。就好比相声里说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

这种情形之下,天津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版图上最为格色的一座城市。

格色是什么意思?

格色也作格涩,实为市井口语,不登大雅。天津的市井口语,多有出处。譬如一个人死了,就说“格尔屁”了。近人考据这本是一句蒙语,死亡的意思。同时,天津市井口语之中还混杂着许多外来语。譬如说汽油,老一辈天津人就叫它“革司林”。其实是英语。而“格色”一词见诸文字,不多。只在曹禺先生的剧本《日出》里读到几处。那是妓院老鸨子训斥“小东西”,说她拒接客是个格色的丫头。关于格色的含义,大概是指与众不同的人物或与众不同的行为。这与时下北京方言里的“格”颇有几分相似之处。

说起天津人的格色,有别于京城之处首先在于争狠斗勇的强悍民风。当年火烧洋人的望海楼教堂,杀七个宰八个,真刀真枪毫不含糊,便是民风强悍的明证。然而烽火连天的战事毕竟

不是“拉洋片”——想看就看。寻常日子里天津卫的老少爷儿们无以滋事，憋得难受，只能到药铺买个清瘟解毒丸吃吃，败一败心火。其实天津强悍的民风之中，很早就讲究一个“赌”字。无论天塌地陷的大事，还是鸡毛蒜皮的小情，天津人都能将其归入赌场。譬如直鲁联军跟川陕联军开了战，本埠百姓远离战场，即使斗胆前往，也掏不起那份盘缠。于是闲杂人等聚集街头摆局，设赌押宝——主题是预测孰胜孰败战事结局。颇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境界。其实呢，天津人没有那么高的觉悟，只是一过赌瘾罢了。

大有大赌，小有小赌。津门赌风日炽一日，早已成为民间一大风景。说到大赌，乃是名流雅事，平民百姓是难以问津的。天津的暴发户多为盐商，当年科举未废，大比之年便设局押宝，一注千金，专赌前三甲的姓氏。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，然而前来应试的秀才却是“百家姓”。因此愈发显出悬念无穷的魅力，令人绞尽脑汁。投入这种赌局，胜者赢一座金山，输者赔一座金山，堪称豪赌。咸丰末年天津富商王民三嗜赌，适逢大比之年，此公倾其全部家私投注，押前三甲者洪姓。一时间哗然，引得天津老少三代赌棍纷纷参战。洪乃冷僻姓氏，多南人。北国天津更是鲜见，况举子乎。王民三必输无疑。然而张榜之时，荣登榜首者果然姓洪名水初，祖籍湖南。王民三大获全胜，赢了全城赌资。富上加富。三年之后，真相大白，公众方知这是一起重金赌考案。赌民们叫叫嚷嚷登门索赔，王民三已然嗜赌发病，家徒四壁。

大赌之下，是小赌。斗蛐蛐斗鹌鹑斗公鸡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小赌之风，早已弥散于天津的四城八乡，无处不在。譬如说家住城里石桥胡同的郝姥姥，人人都知道这位著名的接生婆。郝姥姥门前，每天从早到晚总是聚集着一大帮穷身豁业的赌徒，人称

赌 者

“赌红门”。红门的赌金，极其平民化：三百六十五天一成不变，输赢都是二斤白面。红门聚赌的形式也很喜闻乐见：郝姥姥门外，摆着两只竹筐。东边竹筐里装着一堆竹牌子，竹牌子上写着“小子”，西边竹筐里也装着一堆竹片，竹片上写着“闺女”。一旦有人来请接生婆，赌徒们便纷纷猫腰从筐里拿上一只竹片。有人拿“小子”，也有人拿“闺女”。然后众人手握竹片，跟在郝姥姥的车子后边，一路小跑儿。郝姥姥进屋接生，赌徒们就不声不响候在大院门外。待到产妇红门大开，婴儿呱呱坠地，赌局也就有了结果。输者立即掏钱，赢者则悠悠然走在街上，手里托着二斤面条儿，回家炸酱去了。

小赌之风渗入骨髓，更是骇人听闻。譬如冬季里的“赌九”。农谚云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。可是天津卫的赌徒们偏偏爱在“二九”和“七九”的节气里，河边设赌。好事之徒从大街上找来一个缺心眼儿的叫化子，告诉他对岸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肉包子，白吃。叫化子听罢立即涉冰过河奔向彼岸。天暖冰薄，生死难卜，因此极其刺激。这种人命关天的赌局，无论押生押死，输赢同样残酷，往往引起官府干预。

小赌之下，便是滥赌了。赌风的泛滥，为天津民风注入几分百无聊赖的内容。夏天茶馆里飞过一只蚊子，喝茶的闲人们立即聚赌，押公儿押母儿虽然只是一壶茶资，然而赢家享受的却是满堂喝彩。就连大街上卖糖堆儿（北京叫糖葫芦儿）的也很格色，怀里抱着一筒竹签子，吆喝着“输一赢二”。你给他一大枚铜子然后抽签儿。抽中了，他给你两支糖堆儿，抽不中，你就赢一团口水咽到自己肚子里去了，走人。

话说民国初年，天津卫又冒出一块格色的地方，这就是南市。此地原是一片开洼。庚子之后，因邻近法日两国的预备租

界，逐渐形成无人管理的空白地带，竟然变为“开发区”。驴头马面秃神瞎鬼一涌而来，一夜之间这里就成了淘金之地。不到十年光景，火啦。南市的饭馆无数，菜谱上除了清蒸人肉，什么美味佳肴都有。南市的妓院遍地，推开一扇门硬往里走，保你遇不到良家妇女。南市也有报馆书局，报纸上登的皆为谣言，譬如说南市一家旅馆里住着一位三条腿的硬汉，走路犹如蜻蜓点水——其中一条粗腿乃是阳具。书局呢，印出的小册子尽是春宫与金枪不倒的药方，算是以副养文。戏园子演杂耍儿，女艺人上台头一件事儿就是亮出两只乳房，说是给观众“喂奶”。放眼南市：人市儿卖鬼，鬼市儿卖人，鸟市儿卖驴鞭，鱼市儿卖姨太太们用的“葛先生”。驴唇不对马屁股，这正是南市的格色之处。

然而真正格色的地方，乃是南市的华楼。投资兴建这座娱乐大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清宣统皇帝的舅父良揆。帝制瓦解溥仪逊位，各人找各人的饭辙。良揆大人虽为皇亲国戚也只得下海经商。因此，他成为近代“高干”开办“三产”的始作俑者。

说起华楼的格色之处，并不在于它的西餐厅（天津人管西餐厅叫洋饭店。虽说本地老少爷儿们肚子里都有一挂好下水，但是面对灯红酒绿的西餐厅，只见刀子叉子摆在桌上，还有女招待陪坐，天津爷儿们立即荤菜——不知道是先吃牛排还是先吃女人大腿），也不在于它的台球房（两位绅士一人手里举着一根杆子，乍看以为是旱地钓鱼，其实俩人轮换着去捅台子上那一堆花花绿绿的木球——天津爷儿们当场傻眼）。华楼真正的格色之处，在于雅茗茶社。雅茗茶社真正的格色之处，恐怕离不开那位“大耍儿”。

大耍儿者，嗜赌成性者也。

天津租界里的寓公，不乏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、督军司令、学士翰林……然而提起“大耍儿”曹四公子的大名，则是雅俗共赏，

家喻户晓。

曹四公子还有两位形影不离的好友，那就是季二少爷与孙大官人。

曹四公子出身绝对名牌，他的族叔乃是“小站练兵”起家以贿选闻名的北洋大总统曹锟。季二少爷呢，也是望族。天津有民谣掌：“高台阶，亮大门，冰窖胡同季善人”。说的正是季氏宅第。至于孙大官人就更不是外伤了。他的父亲本是“浙皖苏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”孙传芳将军。这三位家财万贯的公子哥儿，整天闲得难受，就到雅茗茶社聚齐，既不“齐家”也不“治国”更不“平天下”，而是嫡到一块儿，抬杠拌嘴长学问。冷眼乍看，谁都以为这三位大贤人是为了批注《论语》而各抒己见。其实呢他们正为一件不咸不淡的事情，“掐”个不休。这三位少爷只有争论到红头涨脑的时候，才觉得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。然而争论往往难有结论，于是这三位少爷就只能采取打赌的方式，决出雌雄。久而久之，设局押宝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一日无赌，曹四公子活着没味；二日无赌，曹四公子活着没劲；三日无赌，曹四公子就动笔写遗书准备自杀。

好在这三位少爷天天都能找到赌题。曹四公子的性命也就保住了。

2

雅茗茶社二楼的高级雅座，正是这三位少爷的常年包房。常年给这间高级雅座端茶倒水的，是一个名叫四喜的茶博士。四十浪当岁的四喜一双眯缝儿小眼，身形活像一只虾杆儿。此公长相不济，却颇有几分来历。帝制时代，四喜乃是紫禁城里司职茶炉的小太监，据说还见过老佛爷。雅茗茶社开张纳客之初，

雅茗茶社经理贾立久不知深浅，花大价从杏花村请来唱玩艺儿的小玉环，专门伺候雅间的三位少爷。没承想这招儿不灵，好比“裤腰带当围脖儿——系错了地方。”小玉环颇受冷落，第三天便哭哭啼啼辞工而去。

贾立久没辙，只得拎着铜壶亲自为这三位爷沏茶兑水。

伺候了几天，贾立久恍然大悟。敢情这三位少爷天天聚到雅茗茶社，并不是为了粉头而是为了抬杠。一壶龙井还没喝完，兴许就为一个不中不着的题目争得面红耳赤，然后就设局打赌，一决雌雄。偶尔这三位少爷也有搜肠刮肚找不到题目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块儿打蔫儿，呆呆坐着仿佛染了鸡瘟。贾立久摸准了凤人的脉搏，也就有了偏方。他决定恭请四喜出山。

四喜离开清宫来到天津，落户城里服道街，跟小说家刘云若住邻居。俗话说人过中年日过午，然而嗜赌的四喜依然不甘寂寞，总想找个热闹儿，掺和掺和。贾立久登门拜访正中下怀。四喜忘了矜持，当即应了这份差事。尤其是听说曹四公子酷爱打赌的事迹，四喜更是兴奋不已，颇有英雄找到演兵场的喜悦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四喜穿上茶博士的行头出场，当即得了一个“碰头彩”。首先是曹四公子大喜，他喝着四喜亲手沏出的香片，悠哉悠哉就驾了雾，好比进了紫禁城，恍恍惚惚自胶就成了皇上的兄弟鬼子六儿。物以稀为贵，既然废除了帝制，曾为太监的四喜身价反而遽增。如今共和了，普天之下还有谁人能够喝到太监沏出的香茶呢？

我。曹四公子乐不可支，一声吆喝，仨人就在桌子上码了一百块银元，算是赏给四喜的见面礼。

四喜惊了，颇有重操旧业的感觉。他知道，这三位少爷就好比当今的太子党。皇上没了，太子党犹在，这就叫中国。于是，深谙此道的四喜小心伺候着，不久就成了雅茗茶社的“缺宝”

儿”——那三位少爷已经离不开他了。

话送到了西历一九三一年。进伏之后，天气异常，号称小扬州的天津居然连日干热而不见雨丝。天津人对老天爷极为不满，却又毫无办法。

这天的晌午，雅茗茶社经理贾立久嘴里喷着热气站在门口的凉厦下，看着马路上蒸腾而起的热浪，心里寻思着那三位大贤人怕是不会露面儿了。这样的热天儿，躲在深宅大院里消暑，比哪儿都强。身材肥胖的贾立久这样想着，从冰壶里拎出一瓶儿梅汤，一扬脖子——咕咚咕咚灌了下去。

大汗淋漓的狗褫儿气喘吁吁跑进雅茗茶社。贾立久立即放了一个响屁。狗褫儿故意一惊一乍：“哪儿打雷啦？八成是要下雨啊！”

狗褫儿本是名门之后，自从爹娘去世，他就成了没人管束的“无乐忧”，抽上了“白面儿”。此君整天东奔西逛，四处打游飞，没有正经事由。俗话说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。狗褫儿年纪轻轻，全凭自己的口舌腰脚混日子。你看他天天在南市大街上乱窜，其实那是给自己找饭辙呢。

贾立久不搭理这个“白面儿”。狗褫儿并不介意，使劲嘬了一口烟屁股儿，一拍大腿说道：“您知道我跟汤公雨打了一个大赌吗？七月二十三正午十二点，他说有雨，我说没雨。输赢可是五块大洋啊！”

贾立久定定注视着狗褫儿：“汤公雨是谁啊？”

“七月二十三我跟汤公雨赌雨，这事儿敢情您没听说啊？”狗褫儿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核儿脑袋，“你要是连汤公雨的大名都不知道，咱俩就没话可说了。”

之后，狗褫儿坐在门前的荫凉里，合辙押韵唱起了天津的数来宝：

一有两钱儿，我就烧包儿，
八月的天气我穿皮袄，
我爱戴：金丝眼镜美国便帽，
逢人开口我先笑，嘿！
为的是：露出嘴里的两个金牙套！

这时候一辆黑色奥斯汀小轿车吱地一声停在华楼门前。狗槛儿好似一条闻见肉香的细狗，起身窜出雅茗茶社，扑向前去。

狗槛儿点头哈腰拉开奥斯汀的车门，好似大饭店的仆役。

这时候从车里缓缓伸出两只锃亮的黄色皮凉鞋。贾立久认识这双金贵的皮鞋，连忙迎上来。

狗槛儿抢在前面：“曹四公子，您呐看这大热的天儿。我这儿给您遮着太阳呐！您请您请……”

长得又细又长的曹四公子身穿一件丝绸长袍，走出轿车使劲儿跺了跺脚，然后定睛看着狗槛儿：“你——谁呀？”

说罢，曹四公子由贾立久引路，快步走进雅茗茶社大门。狗槛儿迈步紧跟，被曹四公子身后的保镖伸手拦住。

呸！保镖往狗槛儿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星子。

“谢谢您呐，大热的天儿您喷我一脸冰片。”狗槛儿抹了抹嘴巴子对保镖说。

这时候，一前一后又驶来两辆黑色小轿车——嘎吱一声停在雅茗茶社门前。

望着这阵势，狗槛儿乐了。这大热的天儿，曹四公子前脚进门儿，季二少爷和孙大官人后脚儿就到了。看起来今天必有一场恶赌。

季二少爷白白胖胖显得十分富态。孙大官人则是五短身

材，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眼镜，不文不武的样子。狗槛儿迎上前去，大声问安。这两位少爷根本不睬，一步三摇走进雅茗茶社。

这时候，曹四公子坐在雅间里吼了起来：“四喜呢？四喜跑到哪儿去啦？”

季二少爷阴阳怪气：“八成是张勋复辟成功，四喜这小子又回到宫里去啦！”

孙大官人说：“今儿没有四喜当证人，咱们怎么打这个赌啊？贾经理你立马儿把四喜找来！我这儿急着押宝呐。”

贾立久满脸堆笑：“大热的天气，三位少爷万万不可着急。我现在就派人去找四喜。不知道三位少爷今天赌的是什么题目啊？”

曹四公子快人快语：“我说唱落子的大白玉花屁股上长了一颗痞子……”

季二少爷和孙大官人异口同声：“没有！大白玉花屁股上根本就长不了痞子！”

贾立久问道：“依您二位的意思……”

季二少爷嘿嘿一笑：“依我的意思，大白玉花屁股上长了一颗瘰子！”

贾立久转身走出雅间，吩咐候在门外的狗槛儿：“今儿你算是有了饭辙，赶紧把四喜给我找来！”

狗槛儿乐了：“人卖嘴，我卖腿，您就瞧好儿吧！”

狗槛儿细狗一般窜上大街，前去寻找四喜。

3

赌徒四喜嗜食崩记凉果，已然成癖。尤其是进了热月，倘若一天不食，就好像犯了烟瘾，一派无精打采的样子。糯米凉果本是江南小吃，落户津门的崩记凉果则极力迎合“卫嘴子”的馋猫